



军人感情世界大写真

乔林生著
国物资出版社

军人感情世界大写真

(纪实文学)

乔林生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京)新登字090号

责任编辑：杨敏 廖丽玲

军人感情世界大写真

乔林生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月坛北街25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天津市蓟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343 字数190千字

1993年6月第一版 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5047-0589-6/G·0090 定价6.00元

在军人的情感世界中选择（代序）

——读乔林生的纪实文学作品

黄国柱

读乔林生的作品，你不会无动于衷。母子情、夫妻情、儿女情、战友情、恋人情……所有这些人之常“情”，都会在不知不觉间发乎他的笔端，犹如涓涓小溪，流入你的心田，引起你的共振或共鸣。可以说，这位年轻的军报记者、编辑的大部分作品（不论是偏重于新闻性的，还是偏重于文学性的）都具有这样的效果和魅力。在今天这样的商品经济大汹涌，文学早已失“轰动效应”的社会现实中，乔林生的作品不仅颇为难得，而且很能引人深思。

“军人也是人”。这个说法已经流行十多年。提出之初，是对极左政治影响下的文艺中对军人形象的简单化的甚至是扭曲的描写程式的一种反拨。意在强调军人情感世界，内心世界乃至整个人性的真实的艺术表现。新时期以来的军队作家们对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也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在小说的领域，出现了象《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等大量的优秀作品。然而在纪实文学的领域，大多数作家更多地注重重大题材的选择，努力在政治以及哲理情思、资料的丰厚、见解的新颖、思想的犀利等方面进行探索，偏重于细腻、精致的军人情感世界描写的作家为数不多。在这样的

背景中来看待和评价乔林生的纪实文学作品，他最突出的特点善于写军人之“情”便尤其显得难能可贵。这本纪实文学作品，主要的或者说绝大部分是写当代军人婚恋经历的，透过军营在这个领域中的独特情态，凸现出的，却是当代军人具有鲜明时代风采的精神面貌和气质。即使再过很多年，后代们也会从象《男儿无情亦有情》这样的作品中领略到，并深入地钦佩90年代的中国军人无畏无私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的品质。如果说，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曾高度评价过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作品巨大的社会历史的认识价值，那么，对于社会主义军事文学来说，纪实性作品就更应该首先具备真实的历史记录的品格。而历史之于文学，不应该是枯燥的统计数字和大人物的传记，它应该是许许多多的普通人真实情感、曲折命运的写照，从而为后人留下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历史。不论乔林生对此是否有明确的思路，他的作品显然在试图找到当代军人心路历程的切入口，以便把那些知名的以及不知名的人物和读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比如，《李大维和俞阳》、《十年苦恋》、《上尉也是失意人》、《战场英雄，情场败兵》等等，都是以“情”为入口，集中了大量新颖的、形象的信息。成功的婚配也罢、失败的婚姻也罢，都渗透了很强烈的时代内容。作者是在写情，反映的却是特定时代的精神气韵：晓阳和白雪姑娘的曲折恋情，无疑打上了文革的烙印（《十年苦恋》），而对越自卫作战英雄马骥和四川姑娘江文婷的婚姻破裂则明显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悲剧（《战场英雄，情场败兵》）。从这个意义上说，乔林生的写“情”就不是为写情而写情，客观上具有了时代的认识价值，而显得很有份量和容量。

乔林生往往是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他的采访对象和读者面前的。和许多记者出身的作家一样，他将不得不面临新闻和文学如何很好地统一的问题。尽管这二者在实际上很难分开，但在各自的领地里，又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学术课题，并仍将继续产生许许多多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但我想，对于乔林生来说，也许是歌德的话更具真理性和实践性：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帮助乔林生在纪实文学创作领域开拓道路的，或者说他的优势，更多的是新闻职业赋予他的敏锐。他有很多机会，可以率先掌握某一个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题材素材，但是，能否获得“轰动”，则要看他的艺术素质和文学功底了。《共和国卫士的母亲温桂琴》便是一部很具典型性的作品。它记叙的是崔国政的母亲的事迹。作品发表时，距那个复杂而令人难忘的事件已有两月之久，应该说这是一个敏感而又棘手的题材，很容易写成那种应景的表态式的官样文章。然而，乔林生却把它写成了一部催人泪下的母子情深的真挚的散文，记述的是一位深明大义、情操高洁的普通劳动妇女的感人事迹，描绘的是一位坚强深沉、情感细腻的母亲形象：温桂琴是最后知道儿子辞世的消息的，她应邀前往北京——“那天有风、有雨。风，掀起了温桂琴花白的头发；雨，打湿了她朴素的衣裳”。这段充满诗意的描写，极具象征地表明了这位母亲朴素的本色。她是一位遭到厄运打击的母亲，无论在白山黑水的故土还是在高楼林立的首都，她不改本色：“在北京的十多天里，她虽然被雪片似的赞赏，芬芳的鲜花，耀眼的闪光灯和记者们包围，但她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是因为儿子，而不是因为她，她是属于长白山下那片长满白桦林的黑土地的。她一天也不想在北京呆了，她已归心似箭。”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在这里所表现

出来的悠远而深沉的情愫，以及卓越的分寸感，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当时大量的同类题材作品。因此，这篇作品在读者中反响强烈，获得极大成功。

这篇作品的成功，固然是写作艺术的成功，但更重要的还是伦理道德发崛和选择的成功。是作者所选择和提炼的属于温桂琴本人的崇高情愫、而不是新闻宣传的需要征服了读者。这一点，在乔林生的作品中相当具有代表性。《湘江妈妈天山儿》、《宫本春子和她的两个中国丈夫》也是两部引起很大反响的报告文学，前者取材于驻新疆某部师长曹福荣30年如一日替在对印边界战争中牺牲的战友克尽孝道、抚养母亲的动人事迹；后者则记叙了一个抗日战争中留在中国的日本女人曲折的婚姻生活经历。分别在《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有全国影响的大报上发表。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面临人际关系的许多变化乃至困惑的时候，乔林生在自觉不自觉地为古老的传统美德唱了一曲动情的颂歌。对于曹福荣师长来说，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在家庭、婚姻生活因此而发生冲突危机的情况下，坚持不懈，一如既往，他付出的，不仅是微薄收入的一部分，而是殉道者般的赤诚和奉献。对于宫本春子来说，战争受害者的身份使她饱偿了侵略者带来的痛苦，她成为流落异乡的女子，然而中华民族以她宽广仁厚的胸膛拥抱了这个日本妇女，先后有两个男子给了她原不敢奢望的温暖和幸福。因此，她放弃了回日本的优厚物质生活，回到了给予她新生命的中国农村。这些人物的曲折命运昭示着人们，推动中华民族奔向小康之路的，既有经济杠杆的力量，更有这个民族生生不息永远兴旺发达的美德的伟力，令人振奋。

可贵的是，乔林生对婚姻爱情题材的思考，不是单色

的，简单化的，他十分注意生活本身的复杂多变的色调，不仅状写幸福美满的“白发夫妻”，也描绘那些不如人意的爱情婚姻悲剧；不仅歌颂主人公表现出来的感人肺腑的真善美，也鞭挞少数人言行中令人厌恶的假丑恶；通过对复杂生活原生态的反映，显示了其对传统文化中落后保守一面的尖锐批评和反思。如果说，《朱德元帅的五次婚恋》、《黎氏三兄弟和他们的贤内助》、《一个藏族飞行员的罗曼史》以及克里木、郁钧剑等人的婚恋故事是爱的颂歌，那么《战场英雄，情场败兵》、《伤心军婚》、《女兵好可怜》、《上校离婚离了18年》则是爱的悲剧乃至憎的大纛。在这里，作者通过主人公婚姻的失败的描述，表明了一种善意的开放的婚恋观念。尽管他在描写中，态度是冷静的，但仍能感觉到他炽热的伦理倾向：一是婚姻成为事业的障碍，成为生活的枷锁，那么不如早日分离，上校郑凡18年的离婚历程，坎坷历尽，不仅是他们头破血流的夫妻的悲剧，又何尝不是社会的悲剧，法制的悲剧呢？再联系到《女兵好可怜》中谷雨的自杀，更进一步令人领悟到习俗的“人言可畏”式的杀人不见血的利刃的可怕，这是鲁迅先生早在《我之烈观》以及《人言可畏》等战斗的檄文中早已声讨过的陋习陈规，至今也仍未绝迹。由此，作者真诚地呼唤一种更宽容更开明的人际关系，期待相互间的理解和谅解，以求得对每一个革命队伍成员的人格的尊重，这种内涵丰厚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显然是乔林生纪实文学作品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乔林生的作品行文简洁，文风质朴，情感细腻，很善于细节描写，他笔下的人物因此而栩栩如生，性格分明，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是纪实文学创作中很可宝贵的品格，从而使乔林生的作品在整体上避免了那种浮夸靡丽的文风和生

硬的议论说教的弊端，而显得相当亲切感人，我非常喜欢他的两篇散文《表嫂》和《老家人》，这里寄托的是乔林生对故土故人的深深的眷恋，扑面而来的是黄土地亲切淳朴的气息。表嫂几十年快人快语的性格未变，却已开始由贫困走向富裕；而《老家人》中狡黠憨朴的马三们则仍在感慨：“要是白面象土地上的积雪那么多就好了……”乔林生在默默地为他的境遇各异的父老乡亲们祝福：“三姑和马三坡坡里下，我们一家站在圪畔上灰塌塌……”读到这里我突然醒悟到，为什么每次乔林生参加文艺晚会，唱起陕北高原上传了一代又一代的旧曲新歌，会那样投入、那样动情。他的文学之根，生命之根应该归于那一片苍凉而遒劲的黄土地。因此，作为同行和好友，我也满怀希望地相信，他还将会写出比这本书更丰富、更深刻、更精湛的文章和著作。

1992年11月3日—28日于北京

目 录

一对失散59年的红军夫妻.....	(1)
李大维和俞阳.....	(6)
克里木轶事.....	(12)
一个藏族飞行员的罗曼史.....	(23)
郁钧剑的情和爱.....	(40)
黎氏三兄弟和他们的贤内助.....	(48)
上校离婚18年.....	(61)
战场英雄情场败兵.....	(74)
伤心军婚.....	(123)
女兵好可怜.....	(138)
上尉也是失意人.....	(157)
宫本春子和她的两个中国丈夫.....	(195)
湘江妈妈天山儿.....	(200)
共和国卫士的母亲——记温桂琴.....	(213)
苍穹有急切的呼唤在回响.....	(223)
男儿无情亦有情.....	(227)
表嫂.....	(233)
老家人.....	(245)
后记.....	(253)

一对失散59年的红军夫妻

1992年深秋。巍巍大别山。

柔和而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新县箭河乡石岗村。82岁的在乡老红军赵基生身着干净、体面的衣服，忐忑不安地站在高坡上，等待着一个时刻的到来。来了，来了，他望见儿女们簇拥着一位神情有点紧张的老太太向他走来，心跳得象年轻时那样急促；近了，近了，他揉揉眼睛，终于看清了出现在面前的老太太正是他失散整整59年、多少次在睡梦中相会过的妻子蒋红英。

“红英啊……”他象一个孩子似地扑过去。

“基生……”老太太哭着、叫着跌进他的怀里。

这一对暮年老人，在夕阳的光辉里紧紧地拥抱着痛哭。热泪在他们的脸上流淌，情爱在他们的胸中升腾，记忆在他们脑海中闪现……

那是1926年，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蓬勃发展。年仅15岁的赵基生在父亲赵炳新（革命烈士，1932年牺牲）的影响下，参加了由吴焕先、石生才领导的农民自卫队。他身体好，又识文认字，还是个小鬼灵精，很讨大伙喜爱。不久，自卫队编入红军的行列。赵基生能文能武，深得徐向前、许继慎等红军领导人的赞赏。

在赵基生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的时候，年幼无知的蒋红英因生活所迫和她的母亲从家乡浙江定海农村跑出来，讨饭度日。一路风雪，一路饥寒，母女二人来到了大别山深处，在

新县的一个祠堂里落了脚。1926年，只有10岁的小红英就跟着农民自卫队的大伯、叔叔们的屁股后面，跑前跑后，说要闹革命哩。1928年，12岁的蒋红英编入赵基生所在的红军部队，成为一名小红军宣传队员。

蒋红英的入伍登记人就是年轻而勇敢的赵基生。当时身为红军团长的赵基生并没有对这个浙江口音的黄毛丫头在意，倒是蒋红英，一下子就被赵基生英俊的面孔、魁梧的身材打动了。

少女的心充满了爱情。她的工作更加积极，她的歌声更加甜美，她的面孔也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时常会有意无意地出现在赵基生的面前，宛如大别山一朵盛开了的杜鹃花。

终于他们相爱了。

经红军师长廖荣坤介绍，军长徐向前批准，赵基生和蒋红英在湖北随州山区结婚。这是1937年。

简陋的茅屋打扫了一下便是洞房。凑热闹的战友们散尽后，这对红军夫妻第一次面对面离得很近打量着对方。蒋红英问：“我哪个地方配不上你？你躲我。”赵基生说：“我怎么知道你小小年纪有了那份心呢？”他们都笑了，泪光闪闪，小小的油灯下使他们幸福的脸庞更加生气勃勃。以后，无论岁月怎样地流逝，这一情景在他们的印象中永远是那样地清晰。

由于战斗频繁，环境极其艰苦，他们难得相逢，但恩爱无比。

近两年之后，赵基生所在的红军团在湖北姚家寨地区遭遇5倍于自己的敌人，苦战、血战，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仅有几十人突围出来。赵基生在战斗中背部、腿部3处受

伤，被迫转移到后方医院治疗。后来情况恶化，他不得不转移到群众家中躲藏。蒋红英所在的部队被国民党第25路军围追堵截，在同敌人的肉搏战中，蒋红英身体3处被刺刀捅破，浑身鲜血被战友救出，也送到了一家医院。

赵基生无法得到蒋红英的一点消息。蒋红英伤愈后，在敌人的重重搜捕中逃了出来，继续寻找队伍。最后，她流落汉口，靠卖针头线脑等小百货度日。赵基生伤愈后也没找到部队，回到了故乡。战友们没几个活着的，他估计蒋红英必死无疑。4年后，他娶了当地一位农村姑娘。但在他的心灵深处，仍珍藏着对一位红军女战士的深深恋情。

解放之初，蒋红英迁移到郑州市岗坡路做小生意。她之所以回河南是因为河南是她丈夫的故土。她知道丈夫是河南人，却不知道丈夫是河南什么地方人。

解放后，经徐向前元帅亲自证明，赵基生享受了在乡老红军的生活待遇。他耕田种地养儿育女，成为一家之主。蒋红英则孤身一人，不间断地打听着丈夫的下落。人海茫茫，难觅亲人踪迹。没有人知道她曾是一个浴血疆场的女红军，她也不想向有关部门、组织表明自己的革命经历。她觉得自己比起那些倒在敌人枪弹下的同胞已是十二万分的幸运。再说，她已经从一个红军战士转变成一个小生意人。她觉得对不起党。每每想起闹革命的誓言，她立时觉得脸上一阵阵发烧。她落伍了。后来，蒋红英遇到了一个沿街乞讨的小女孩，便收留了她，供她上学，象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她。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蒋红英仍是孤身一人，没有再婚。在没有确切得到赵基生的下落之前，她是绝对不会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的，尽管不少好心人劝她找一个伴。她总觉得自己的丈夫也许还活着。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到了90年代。蒋红英老了，头发白了。蒋红英对能否找到赵基生已不抱多大希望了。可恰恰在这时，她的命运出现了转机。那是9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她来到一个小货亭前，和一位农村来的小摊主拉家常。忽然，她的目光落在了姑娘的营业执照上，“赵桂英”3个字使她心里一动。多少年来，只要遇见姓赵的，她总觉得很亲切，总喜欢打听这打听那。

“姑娘，你是哪里人呀？”

天真的桂花天天能见到这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也想和她聊聊天，就一口气不停地说：“我是河南新县箭河乡石岗村松林洼人，家中有10多人吃饭，爷爷80多岁了，奶奶去世10多年了。”

“你爷爷叫啥名子呢？”

“他叫赵基生。”

“什么？赵基生！”蒋红英心中一颤。

“对呀！”桂英看着这位奶奶愣愣的神情，好生奇怪。蒋红英一把抓住桂英的手说：“我要找的人就叫赵基生，他是红军吧！”

“奶奶，你是不是弄错了，俺们家乡红军可多呢！有个红军团长，魁实的很，与您老的年龄相仿，他叫赵基训。”

蒋红英连说：“不是他，不是他。”

小桂英也有点着急了，她机灵一动，说：“那我拿全家的相片您老来认认。”

照片拿来了。蒋红英太太左看右看，认定桂英的爷爷就是她失散59年的丈夫赵基生。

赵桂英也从未听人讲过爷爷先前还结过一次婚，自己的亲奶奶已去世多年，怎么突然冒出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奶奶

奶呢？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赵桂英带着蒋红英奶奶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相，寄回了家。

赵家人收到桂英的信和照片，无不惊诧、生疑。只有赵基生老汉心里明白，他的红英还活在人世间。感情的潮水在这位八十老翁的胸中奔涌着，奔涌着，掀起了滔天巨浪。那天晚上，他声泪俱下地向家人讲述了在他心中埋藏了59年的故事。家人们激动了，邻里们激动了，人们为这人世间的真情、这人世间的奇迹而感叹不已，泪湿衣襟。

大别山的深秋，有着别样的风韵、景致：你看那烂漫的山花，红的、黄的、紫的、粉的、白的，漫山遍野；你看那苍松翠柏，挺立在宁静的山山岭岭上，安然、高洁；不时有轻风将那纯朴、悠扬的山歌从这儿那儿送入你的耳膜，好听的让你想哭。石岗村的父老乡亲怀着最真挚的感情和尊敬之心，从郑州接回了蒋红英这位失而复得的“新媳妇”。信阳地区的领导闻讯赶来了，新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也赶来了，庆贺这对红军夫妻的团聚。乡里乡亲都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59年的风风雨雨，59年的苦苦相思，都在这相逢的一刻，化作千欣万喜荡漾在赵基生、蒋红英这对白发老人的心头。

（与方杰、风金、世毅合作）

李大维和俞阳

俞阳记得很清楚，1983年李大维驾驶一架加拿大侦察机，掠过波涛汹涌的海面，从台湾飞回祖国大陆时，她正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当时她想：“这个人敢于舍弃优裕的生活条件，敢于冒险，想必是一个有执著追求的人。”

假如小俞料到三年之后，命运之神会将身躯伟岸的大维一下推到她面前，并在短短的时间里俘虏了她那颗充满柔情和憧憬的心，和她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时，她那会儿就绝对不会那么快地将李大维飞回大陆的消息丢在脑后，而整天埋头于一摞摞的书本之中了。

俞阳抬起一双幽幽的大眼睛，笑笑说：“想必是缘分。”

大维摇摇头：“不，我认为很多事情的发生往往是人的主观意识在起作用，或者说是经过主观努力实现的。”

2月，离春节还有两天，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就响起噼哩叭啦的鞭炮声。

李大维身穿白底蓝条的病号服，驾驶着自己的法国“雷诺”出了空军总医院大门。他要去他的好友、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吴教授家，与吴教授的爱人、中央电视台文化与生活节目主持人刘璐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王宇为他选中的一位姑娘见面。

台北地方法院判决李大维和毕德荟离婚已经一年了，可时间的流水并没有完全冲淡他对往事的记忆。说实话，他还

不想现在就谈恋爱，但朋友们的盛情难却。迫使他妥协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时常收到一些姑娘们慕名寄来的照片和求爱信，他不得不在这方面耗费许多精力。是该结束独身生活了，他想。

“要找个什么样的？”朋友问。

“谅解我的过去，理解我的未来。”大维深沉地说。

“再具体一点嘛！”

“人不一定长得漂亮，但要文静、善良，身体健康，最好是个知识型的。”

没过几天，吴教授和刘璐打来电话：有了。

车子在平坦的路面上驰过，轻盈得如同溜冰。大维的心情却是复杂的，难以名状的。对过去的怀恋和对未来的向往交织在一起，象潮水般拍打着他的心岸。他加大油门，朝目的地驶去。

那是一个夕阳如火的傍晚。俞阳象往常一样，下班后就匆匆忙忙往家赶。在公交车上，她和好友王宇不期而遇。王宇和中央电视台的薛飞结婚后，她们之间的来往少了，所以一见面非常亲热。王宇忽然问起了她的个人生活情况。

“你有朋友了吗？”

“哪顾得上啊！学习这么忙。”小俞红着脸淡淡地说。她从北航毕业后，又辗转到合肥科技大学读了一年书，现在航天工业部计算机研究中心攻读硕士研究生，课程很重。

忙是忙，可她并非没有一点时间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何况25岁，正是姑娘们成熟的年龄。小俞希望将来陪伴自己的是这样一位男子：有追求、有意志力、感情炽烈、精力充沛。

当王宇接着提出要把李大维介绍给她时，她先是一愣，